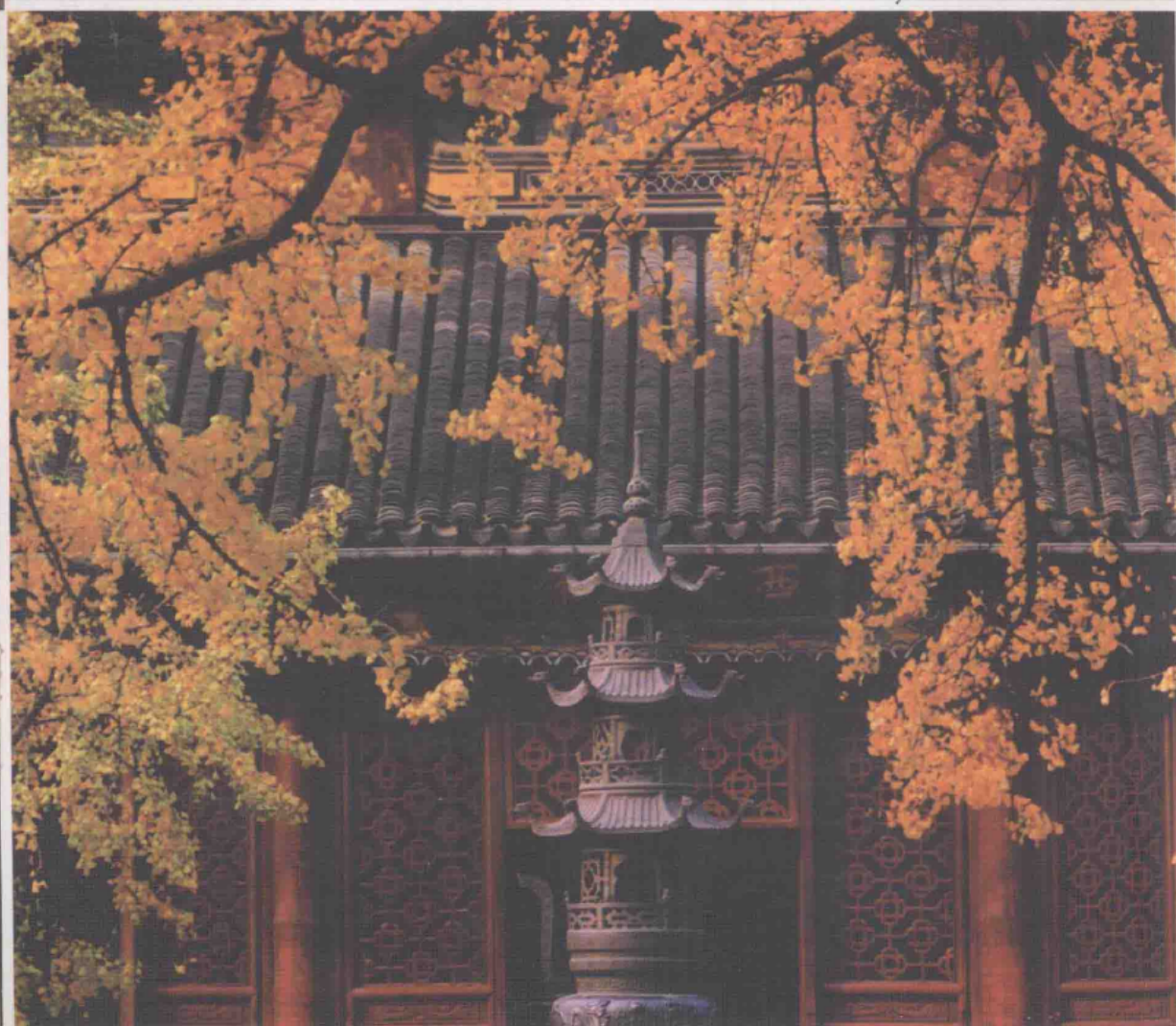


人

世

间

- 佛教教育
- 关注环保
- 透视财富
- 认识信仰



人世间

若
山
書



苏州 · 戒幢佛学研究所

创办：普仁法师
主编：济群法师
责编：善生
编辑：云海
 寂照
 法雅
校对：宏康
美编：宗慧

人 世 间

· 主题回顾

· 佛教教育

- | | |
|-----------------|------|
| 01 人生佛教在当代的弘扬 | 济群法师 |
| 08 佛教教育的价值取向 | 净因法师 |
| 14 走出中国佛教教育困境刍议 | 王雷泉 |
| 18 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周末论坛 | 虚谷 |

· 关注环保

- | | |
|-------------------------|------|
| 24 佛教的环保思想 | 济群法师 |
| 33 中国佛教生态学的理念 | 圣凯法师 |
| 37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的历年世界环境日主题 | |
| 38 环保随手100事 | |

· 透视财富

- | | |
|----------------|------|
| 39 佛教在商品浪潮中的反思 | 济群法师 |
| 45 施舍与交换 | 吴忠伟 |
| 50 小康胜大富 | 周国平 |
| 51 众说纷纭话财富 | |

· 认识信仰

- | | |
|----------------|------|
| 60 当代信仰问题的思考 | 济群法师 |
| 70 理性与激情 | 圣凯法师 |
| 77 如何识别与防范附佛外道 | 陈星桥 |





• 听闻正法

82 清凉之地——正见

阿姜·查尊者

84 《羯腊摩经》的启示

佛使比丘

90 实用主义学正见

越尘居士

• 如理思维

92 佛与魔

法雅

98 非思量

胡曙光

• 仁山智水

102 塔尔寺的树叶·外一篇

唯色

105 八蚌寺犹如旧梦

109 谁的丛林·外一篇

郭净

113 去远方朝圣

• 时节因缘

115 人生能得几回首

妙中

118 日月笼中鸟 乾坤水上沤

柳延东

120 我的信仰之路

徐冉

122 佛在心中，路在脚下

印心

125 驱散迷雾

觉星

• 人间札记

130 怀念佛陀

秋野

132 信仰，让孤独走开

乐根

133 证明给友人

昌法

134 怀疑与信仰

宗净

137 信仰的升华

刘昆

140 佛弟子与收费电子信箱·外一篇

明月居士

141 人生三个不怕



• 奉献人生

143 我投资的是人生

• 五十三参

151 初到南大

154 西园随笔

• 浮世清音

158 歇庵诗草

• 缅怀祖恩

159 祈愿恩师乘愿再来

• 庄严道场

162 普仁大和尚访谈录

170 让历史昭示后人

173 强化管理 适应时代

176 防微杜渐，时时警醒

• 新闻网

178 同商教育大计 共瞻佛教未来

183 戒幢盛会展新篇

宗心

观云

明远

戒贤法师

普仁法师

宗舜法师

西园寺档案室

西园寺财务室

西园寺办公室

本刊记者

本刊记者

封面：西园寺大雄宝殿

封二：西园寺佛像精选

封三：园林净土·西园外景

封四：西园外景

封面题词：茗山法师

出版：戒幢佛学研究所《人世间》编辑部

地址：苏州市留园路西园弄18号

电话：0512-65334359-3059、3038

传真：0512-67232911

苏出准印：JSE-0000531 内部资料

邮编：215008

网址：www.jcedu.org

www.jiqun.com

信箱：jcedu@21cn.com

承印：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人生佛教在当代的弘扬

· 济群法师

佛法是人生的智慧，是生活的智慧，济群法师这一理念渊源于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希望藉此摆脱人们对佛法的误解，使佛法真正走入生活。《心经的人生智慧》、《学佛者的信念》及《幸福人生的原理》出版后，在社会各界引起极大反响。去年以来，法师又在教学演讲之余潜心写作，在新的“人生佛教小丛书”即将推出之际，本刊记者就广大读者关心的问题走访了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济群法师。

本刊记者：近年来，法师时常在国内外举办佛学讲座，并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同时还利用网络开展弘法活动，虽然采取的方式不同，但都是围绕着人生佛教的主题。那么，您觉得目前民众接受佛教存在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您弘法的出发点又是什么？

济群法师：社会大众接受佛教的最大障碍是对佛教的无知和误解，这一方面和大家长期以来所受的教育有关，但同时也反映了佛教弘扬力度的不足。

虽然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多年，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佛教的弘扬始终被排斥在现行教育体制之外，民众在接受教育期间，无法从教科书上对佛教获得正面了解，仅有的一点介绍，也是从唯物论角度出发所得出的结论，使得他们对佛教的了解，大多停留在

片面的错误认识上。看到有人来寺院烧香拜佛，就以为佛教只是用来保佑平安的途径；看到信徒中老年人居多，又以为佛教只是闲来无事后的精神寄托；看到个别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又以为学佛是走投无路后的无奈选择；而近年来的部分影视作品，更使很多人以为出家人都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豪侠之士。凡此种种，都严重阻碍了人们对佛教的正确认识，需要通过正面的宣传去改变。而在当今教界，能够走向社会弘法的法师还是太少，尤其是面对十几亿的人口，这一比例实在是过于悬殊，因而，我们需要通过多种渠道的弘法方式，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正信的佛教。

本刊记者：从社会来说，对佛教的确缺乏正面的了解，但从教界自身来说，除

了宣传的力度不足以外，是否还存在另外的一些问题？您在《如何正确认识佛法》的讲座中，曾就佛教发展中出现的一些误区现象提出了批评，能否请您再概括地谈一谈？

济群法师：当前佛教存在的误区现象比较突出的有四点：即鬼神化，来世化，哲理化和学术化。经忏佛事的盛行，使很多人将佛教当作是为鬼神服务的手段，从而背离了佛教的人本精神；净土法门的特别弘扬，又使很多人觉得学佛只为求得来世，是老之将至时才需关注的问题；而哲理化的佛教，只适合具有相当文化层次的僧侣来学习研究，普通民众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深入；至于学术化的佛教，也只是部分学者的专业，他们将佛教当作文化现象去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很少和自己的现实人生发生关系，也很少考虑自己的安身立命，所以，这些学术成果从文化的传承来说固然有一定意义，但却无益于我们的现实人生，更无法引发他人的信仰。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我所说的来世化并不是想要否定佛法对来世的关心，而是反对那种无视现实人生，仅仅以求得来世快乐作为学佛的目标；我也不想否定临终关怀及超度鬼神的作用，而是反对将鬼神的超度作为佛教服务的首要宗旨，甚至以经忏佛事为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我也不否定学术研究的价值，而是反对学佛者以学术研究作为学佛的唯一目的；我也不

否定对佛教哲理的探讨，而是反对把学习佛法当作哲学研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人生佛教的理念，正是针对这几种流弊而提出的，使佛法回归其原有的人本精神，为社会大众提供健康的人生观及生活方式。

本刊记者：的确，在大众的观念中，很难将庄严的寺院、深奥的经典及清净的修行生活和现实人生联系在一起。那么，法师认为应如何给人生佛教定位？它是否是切合时代需要而提出的新观念？

济群法师：人生佛教的理念，虽是由太虚大师于民国年间首先提出的，与以往的传统佛教相比，似乎是独立于各宗派之外的新生事物，但究其思想内容，并非创新之见，事实上，人生佛教正是对原始佛教的回归。与其他宗教的以神为本不同，佛教的立足点是人本的。佛陀是以人的身份修道成佛，他的出世虽是要普度一切众生，但重点还是在人，所以说，人道是六道的枢纽。佛教有三世说，佛陀设教的目的是希望众生获得现世乐、来世乐、涅槃究竟乐，但我们要知道，无穷的过去是以现在为归宿，无尽的未来是以现在为开端，因而，在原始佛教中，更重视当下生命的改善，无论是生活还是修行，都建立在珍惜当下、把握当下的前提下。而这也正符合佛教的因果原理，由如是因感如是果，我们希望有美好的未来，就应认真对待现有的人生，现有的每一天。

现代化的问题不仅是我们今天才面临的，
在以往各个时代，
历代祖师都曾面临过类似的问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古代大德们完成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使命，
在今天，佛教现代化的使命
就责无旁贷地落到我们这一代佛弟子的身上。



本刊记者：法师提到“现世乐”和大家所关心的现实利益有什么区别呢？相信大多数人对于“树立正确人生观念”一说都耳熟能详，但真正能够付诸实践的并不多，因为世俗生活有一整套按部就班的程序，其中，现实利益又是人们在选择人生道路时的重要参照。我想，民众对佛教的淡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学佛能够给现实人生带来利益。

济群法师：佛法所提倡的现世乐，从世间的层面来说就是“种善因得乐果”，通过正确的人生观念和健康的的生活方式来获得现实人生的幸福，在佛教的五戒十善中，还涉及到自他双方的关系，也就是通过持戒修善建立自他和乐的人生。需要明确的是，从佛教的观点来看，现世乐和来世乐又是统一的。佛教所说的出世间的快乐，是依戒定慧修行获得，其内涵是开智慧、断烦恼、证真理，并最终成就解脱。与大多数人为追求一己私欲，由欲望满足而获得快乐的途径是不同的。因为通过这一途径所得到的现世乐，可能是建立在合

理的行为规范上，也可能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而其本质也往往局限于现实的当下，不能给未来人生带来什么利益，甚至会带来不同程度的过患。因此，现世乐应以来世乐为参照，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使我们在现实的当下法喜充满，同时给人生带来无尽的利益。

本刊记者：如果说人生佛教定位于现实人生，固然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但是否会和佛教出世的精神有所违背？或者说，在大力弘扬人生佛教的今天，传统的宗派佛教多少已显得有些过时？

济群法师：人生佛教虽定位于现实人生，但和常人的理解还是有出入的。入世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它的内涵还不止于此。太虚大师有首偈说得非常好：“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在这首偈中包含着三层内容，首先，人生佛教是以解决现实人生的一切问题为依归；其次，说明了做人与成佛的

关系，我们应以佛陀为榜样，克服自身的众多缺陷，达到人格的圆满和完善；第三，佛是由人修成的，因而，人生佛教涵盖了由人到佛的整个修行过程。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人生佛教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佛教的修行是以出离心为基础，只有具备这一点，我们才能超越五欲六尘的束缚。而在我们的修行过程中，正见更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整个佛法的修行都没有离开八正道，其中又以正见为首。传统的宗派佛教，如唯识宗依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所建立的唯识正见，中观宗依缘起性空所建立的中观正见，对修道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如果说人生佛教和传统佛教有什么区别的话，只是在于它针对佛教发展中存在的误区现象而特别提出了为现实人生服务的口号，同时在形式上将采用更为契机的方法，除此以外，实在无法将人生佛教与传统佛教对立起来。

本刊记者：从现有的一些资料来看，人生佛教在台湾地区得到了相当的普及，法师曾多次前往台湾实地参访并进行交流，您认为台湾地区的佛教弘扬对国内教界有什么借鉴作用？他们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分别是什么？

济群法师：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的理念至今，教界两岸三地的佛弟子们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其中，尤以台湾地区的成就比较突出。他们从慈善到文教，以人

们喜闻乐见的弘法方式，将佛教深入到千家万户。我曾四次参加台湾佛教界的学术活动，并参观了众多的道场和佛教机构，如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圣严法师的中华佛学研究所，佛光山的佛光卫视等等，的确是大开眼界，深受启发。

国内从宗教政策恢复以来，也有许多道场开始致力于慈善活动及弘法教育事业，力图改变佛教在人们心目中的消极形象，发扬大乘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一味强调入世，对佛教的健康发展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台湾参访期间，我曾在圆光佛学院谈到这个问题，提出当前佛教发展要处理好“学术与信仰、出世与入世及内修与外弘”三个问题。

目前，教界办学也在与学术接轨，但过分强调学术，往往会造成信仰的淡化，结果得了学位却丢了果位；而在修行和境界都未能达到相当程度之时就积极地入世，也容易被五欲尘劳所淹没，使菩提心被名利心取而代之；内修与外弘也是同样，一些修行具有相当成就的前辈高僧，尚且会因事务缠身而影响到自身的修行，何况我们现在的人。在《菩提道次第论》中，特别强调菩提心要以出离心为基础，这一过程对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经历一定的闻思阶段，没有三学的熏修，相应的僧格和素质还没有培养起来，就急于入世，往往很难正确把握发展的方

向。所以，我觉得正确处理好这三个问题是佛教健康发展的保障。

本刊记者：法师曾经戏言：按照现有的发展趋势，所有的文化将只剩一种，即现代化。且不论这一现象的利弊得失，就当今教界来说，现代化的进程也对佛法弘扬提出了新的课题，古老的佛教是否也应接受现代化的挑战？

济群法师：佛法的弘扬当然是要走向现代化。佛教是契理契机的，契理就是契合佛法的基本原理，契机就是契合众生的根基及时代的要求。从佛教传播史上来看，历代高僧大德为了使佛法在不同地区和时代得到传播，总是以当时人们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弘扬佛法，这也正是佛法形成不同体系和宗派的重要原因所在。所以，现代化的问题不仅是我们今天才面临的，在以往各个时代，历代祖师都曾面临过类似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古代大德们完成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使命，在今天，佛教现代化的使命就责无旁贷地落到我们这一代佛弟子的身上。

本刊记者：在宗教政策落实以来，国内各地陆续办起了几十所佛学院，也为教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毕业生，但目前能够走向社会从事通俗弘法的法师却极为有限，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济群法师：目前佛学院的教育，虽然

在课程设置上涉及的面很广，但其弊端在于，对其中任何一门的学习都是浮光掠影式的。学生通过两年或四年的学习，往往只是掌握了一些支离破碎的佛学知识，未能对某个宗派或经论有深入的了解。从另一方面来说，佛学院的教学沿用了社会办学的模式，基本局限于知识的传授，缺乏对学员弘法能力的培养，既没有安排弘法布教的相关课程，实际的锻炼机会就更少。而学生在毕业之后，更难有进一步深造和学习研究的环境，目前国内的三十多所佛学院中，只有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戒幢佛学研究所等少数地方招收研究生，能够提供的机会很少。没有扎实的佛学基础，又如何能走向社会从事弘法利生的事业？再者，从佛教界的大环境来说，弘法的气候也没有形成。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教界有不少人也在热衷于权利与经济之争，将发展旅游和经忏佛事作为寺院的重点建设，没有将荷担如来家务作为出家人应尽的本份。因此，即使有一些学有所成也有心从事弘法事业的僧才，却没有因缘去成就他们。这种种原因，使得能够走上社会弘法的法师寥寥无几。

本刊记者：弘法是续佛慧命的事业，因此有人说，必须有修有证才能讲经说法，这是不是有具体的标准？作为一个多年从事弘法事务的法师，您认为应具备哪些基本素质才足以担当起这样的职责？

济群法师：有修有证的概念本身就非常笼统，究竟什么样才算是有修有证？有修有证才能弘法，也包含着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在不曾有修证之前是不能弘法的，很多人会因此而退缩。事实上，佛法的修学需要我们以整整一生乃至未来际去实践，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而弘法则是一种能力的培养，从掌握佛法教理到参与弘法，需要有锻炼的阶段。对佛法的掌握，在成佛之前的任何阶段都不能说是已经完成，作为一个从事弘法事务的法师来说，能对一个问题有正确无误的认识，就有资格来弘扬这个问题；能对一部经论有正确的认识，就能弘扬这部经论，乃至一个宗派、一大藏教都是如此。除了具备正确的认识之外，相应的品行也是不可缺少的，它是一个弘法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佛法的弘扬包括了言教和身教两个部分，弘法者对自己的信仰应身体力行地去实践，才足以为人师表。所以，我认为对一个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并有能力将其表达清楚，能够遵守基本的戒律并有心实践佛法，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奋斗目标，只要具备了这些条件就可以去弘法了。

本刊记者：作为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佛教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似乎不及基督教那么广泛，即使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佛教传统的国度，圣诞节的影响也超过了佛诞日，这一现象是不是也值得注

意？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基督教在传播中的成功经验？

济群法师：在西方社会，基督教已经成为民众生活的一个部分，这的确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启发。我们今天提倡人生佛教，就是要将佛法落实到生活中，和生活打成一片。佛法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对人生的全面关怀，这包括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个阶段。我们不仅要给民众提供正确的人生观念，也应当提供更为具体的举措。如台湾教界已实施推广的佛化婚礼及临终关怀等等，就是一些很亲切的弘法方式。国内的佛教界也完全可以根据弘法的需要，开展一些与民众生活相关的活动。而佛菩萨圣诞等佛教节日，在历史上也曾普及并演化为民俗的一部分，但今天已被人们渐渐淡忘。我们也应当将此项工作作为对传统文化的恢复，并通过相关活动的开展来弘扬佛法，如在观音圣诞倡导慈悲的精神，在地藏菩萨的圣诞倡导奉献精神，使佛法以各种方式渗透在民众的生活中，和生活息息相关。

本刊记者：记得您在主持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周末论坛时，曾经有部分学员对法师致力于通俗弘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在教界师资不足的情况下，法师应当将更多的精力用来培养弘法人才，您自己对这个问题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济群法师：通俗弘法和培养人才对于

弘扬佛教的作用是一样的。因为社会是僧众来源的土壤，只有在佛教信仰比较普及的前提下，我们才可能得到高素质的佛教人才，并从中培养出出类拔萃的僧才，就我个人来说，是把两者看得同等重要。

通常，我们以为佛学院的教学要比通俗弘法更难，事实恰恰相反。通俗弘法的事情似乎有些佛学常识的人都能做，但真正要做好，做得有效果，还是不太容易。因为通俗弘法所要做的是把高深的佛法哲理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去表达，所要做的是深入浅出的工作，如果没有深入研究经教，怎么能准确运用通俗、生活的语言去表达佛法？又怎么能用佛法的智慧去解决现实人生存在的各种问题？而通俗弘法，面对的听众也可能是初次接触佛法，需要在短时间内使他们对佛法产生兴趣，不具备一定的摄受力，又如何能打动对方？而通过短短一次讲座就把某个问题讲清楚，也是不容易办到的。

本刊记者：继《人生佛教丛书》之后，法师又将推出新的《人生佛教小丛书》，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在结束这次采访前，还想了解法师下一步的打算，我想这也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

济群法师：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我想要关注的，以佛法的智慧来解决社会人生的一切问题，正是每个佛子的责任所在。即将推出的《人生佛教小丛书》将是我在



今后这几年的重点任务之一，每辑为五本，计划每年推出一至二辑，希望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大众提供健康的生活观念。

《小丛书》将从佛教的角度来关心环保、道德、财富等种种社会问题，在第一辑中，包括《生命的回归》、《学佛与做人》、《佛教徒的人生态度》、《生命的痛苦及其解脱》、《佛教怎么看世界》，后面两本虽是旧稿，但已作过重新修订。

同时，我也希望通过多种渠道来弘扬佛法。目前，由研究所主办的“戒幢佛学教育网”已成立了“网络佛学院”，网络道场能够超越时空的局限，为更多的人提供接触佛法的因缘。研究所的网络部也制作了我的个人网站，包括“论文专著、法音宣流、弘法足迹”等几大栏目，收集了大量的音像及文字资料，可以说是我十年弘法的一个总结。

我是个随缘的人，只要有因缘就会努力去做。当然，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多有时间在山里坐看云起。



佛教教育的价值取向

· 净因法师

办好僧教育的前提是必须明确我们为什么要办僧教育？办僧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用什么标准来检验我们办僧教育是成功的？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僧教育？一句话，办佛教教育的价值取向是什么？由于时间关系，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是，很多人把佛教教育当作了静止的形态，而佛教教育本身应该是动态的，它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形式，应是与时俱进。换句话说，它应根据不同的时代要求有不同的内容，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可以给大家简单地回顾一下僧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内容与表现形式。

佛陀在菩提树下所证悟之心法，超越名相思惟，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佛陀在《金刚经》中就明确告诉我们，“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我，为非善取”。正因为如此，佛陀深知他所觉悟之无上甚深微妙法，很难令愚痴、贪爱嗜欲的众生起信修行，因此佛陀悟道后，意欲默然，不为世间说法，在梵天、帝释的再三请求下，决定为苦难众生说法。施

设教化，却又非名相不可。佛陀根据众生的根性，开始用语言这一工具，权巧方便，“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一生说法四十五年，讲经三百余会，收录在藏经中的就有万余卷经律论典籍。然而佛所说法正如《圆觉经》所说：

“修多罗教，如标月指。若复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金刚经》喻之为筏，以之引导芸芸众生领悟佛陀所悟证之方便，佛教称之为“法门”，经中常说有“八万四千法门”。因此佛陀时代僧教育应以四圣谛、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三法印等无量法门为其内容，以对机说法来对治众生不同的烦恼为其形式，其目的是让苦难众生认知人生的苦难以及从人生苦海中解脱出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这种意义上讲，佛陀创教的本意是为了解除众生的生病死苦，令众生解脱而已。这就决定了早期佛教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比较偏重对人生现象的分析，重视对解脱的实际追求而不重视对抽象哲学的研究。

但这种重视人生问题和人的解脱的基本精神到部派佛教乃至大乘佛教时虽有进

一步的发展，却更多地是从思辨哲理方面被抽象地加以发挥了。从部派佛教开始，就对宇宙万法的实有假有、心性的染净、三世是否实有、佛陀的三身、业力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并形成了许多精细的理论，佛教发展起了极为繁琐的名相系统，进而沉迷于知识、理论、思想体系的学习研究，使得学习经教演变成对佛教名相繁琐的诠释，并以此为终极目标。由以上分析可知，部派佛教时期，僧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以学习某种思想体系、诠释繁琐的佛教名相为核心，以建立、完善各宗派的学说为目的，因而导致部派佛教的衰颓，佛教的生存受到以婆罗门教为首各教派的严峻挑战。

龙树菩萨应运而生，他在广学四吠陀、天文地理、图纬秘藏，及诸道术以及三藏经教各种宗派佛教的理论后，针对时弊倡导大乘般若性空中道学说，回归佛陀之本怀。从这种意义上说，大乘佛教兴起之时，佛教教育是以般若性空的理论来破除部派佛教诠释繁琐名相的经院学风为其内容，以回归佛陀之本怀——以人为本的教化为其目的。从这种意义上说，龙树之大乘般若性空学说是佛教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回归。请注意，我所讲的是重新回归——而不是革新，是回归——重新回到当初的五蕴皆空这种原始的学说，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给了佛教第二次生命，佛教才得以成为世界性的宗教。我个

人这么认为，若没有龙树，佛教能否成为世界性的宗教还很难说。

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出现了中观学派、瑜伽行派等各种学派，为了论证现实世界的虚幻性和依持自心自性解脱的可能性，在理论上过多发挥和名言概念的过于繁琐，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有可能导致佛陀创教的根本精神的隐没或丧失。当人们过分专致于理论的探讨和论证时，往往会忘了如何去实际地追求，而佛教的解脱在本质上却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自公元前二年传入中国以来，就有译经相伴随。早期来华传教者，也大都为其所宗之经典与所据之理论。到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经论的不断译出，中国僧人开始倾心于对佛理的探究，经论的讲习之风大盛。由于为数众多的佛教经典并不形成于一时一处，且因教化对象的不同而义理互有出入，再加弘传经论的僧人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各有专精的经论，因而就逐渐形成了以弘传某部经论为主的不同学派。在义理纷争的情况下，开始出现了判释佛说经教的“判教”。南北朝就有不同的判教学说，所谓“南三北七”，即指南朝有三种，北朝有七种。这一时期，虽有佛教学派林立，但并无佛教宗派出现。直到隋唐时期，国家大一统，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鼎盛时期，经济的发展，国势的强盛，文化的繁荣，都可谓空前。中国佛教经过了五

六百年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也进入了创宗立派的新阶段。佛教各家各派得到了进一步融合发展的机会和条件，顺应着思想文化大一统的趋势，一些学者在统一南北学风的基础之上，通过“判教”而相继形成了许多各具独特教义、教规和修持方法的中国化佛教宗派，最著名的有八大宗派。八大宗派的建立，是大德们对某一经或论学有所宗的结果，是祖师们接引初学之人的方便，更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然而后来各宗派的继承人鼓吹各自的宗派优越于其它宗派的理论，并执着为最高佛法，因而把大量的精力用于分宗判教（例如，天台宗的五时八教，三论宗的二藏三轮，华严宗的五教十宗，等等），作注写疏，分析法相之名目与数量，并详细规定修行因果阶位之组织与文字章句之解释。把一个完整的佛法节节肢解成各种固定不变的理论，各执一端，津津乐道。致使佛教再一次沦为经师之学、名相训义之学、理论之学，形式极为繁琐。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隋唐时期僧教育的内容是学习八大宗派的理论学说，目的是弘扬光大各自教派，而不是以解脱为目的，这也远离了当初佛教创教之本怀——以经教为方便，以解脱为目的。

在这种环境之下，惠能应运而生，对治义学之弘盛而繁复，随顺时代的需要，而对佛教进行革新，高倡“不立文字”，反对繁琐哲学及名相研究，把当时以义学

为主流的佛教改造成对人生现实社会之关怀。从这种意义上讲，不立文字是惠能以后的禅宗教育主要形式。惠能之“不立文字”，并非完全主张不要文字，而是教导弟子们在学习经教时不执着、拘泥于文字，不受语言文字的拘束，努力去把握语言文字后面所隐含的真理。更重要的是，惠能高举“不立文字”的旗帜，从如下三方面对隋唐以来佛教的弊端进行了一场划时代的变革：1、在修持上反对公式化的修行模式，寄坐禅于行走坐卧等日常生活之中；2、反对形式化的受戒仪规，主张“无相戒”；3、在教义上反对经院化的繁琐义理、名相、分科判教的研究，宣扬关注现实人生的佛法。正因为如此，惠能的全部禅学都是围绕着人的解脱问题而展开的，它一般并不涉及宇宙生成或构成等问题。惠能在禅学思想上的革新——反对经院化的繁琐名相的研究，注重对人生现实社会之关怀，从教义上回归了佛陀当初设教之本怀。从这种意义上讲，在世界佛教思想发展史上，惠能终于成了继龙树以来成功地回归到佛陀创教本怀上的第二人。从此之后，僧教育主要沿着两条轨迹发展：其一是禅宗教育模式，它的教育方式以禅堂坐禅为主、以在日常生活中（即行走坐卧、担水劈柴）念念不忘正念为辅，其目的是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其二是各经论式的宗派教育。这两种模式的教育一直是宋元明清教育的主要模式。到了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成了主流，直到今天，对这种模式的教育优劣一直争执不下。

刚过去的三十年呢，我个人认为，整个社会形态的发展，超过了过去五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总和。换句话说，过去佛教形态的发展可以重复，那是因为农业社会，大家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而这过去的三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及各种各样的形态。而我们今天整个佛教现状如同一个池塘，有几千年的沉淀，人们不去捅它时看起来很平静清洁，但一旦从不同的方位捅了这个池塘，千年来不同时期的沉淀会泛上来，而我们今天的佛教的现状是，不同的人，正从不同的方位捅这个池塘。譬如有人从池塘南面捅一下，唐代哪个高僧的专著浮出水面，今人偶尔看到了，读后津津乐道，执为永恒真理，然后拿来吓唬人；有人从池塘的北面捅了一下，宋代某位祖师的语录泛上来了，读后大加赞赏，执为常住真谛，这是某某祖师讲的，你敢说什么？还有人从池塘的东边捅了一下，明或清代某大德的心得现出水面……如此，今天的佛教现状是，不少人不完全是以佛陀的教诲为依据，来宣讲佛法，而是花很大的精力来宣讲宗派式的佛教、祖师式的佛教，然后各执一端，自以为是，因而显得有点乱。其实古往今来，祖师大德们的心得体会、语

录以及提倡的修持方式，都是依据佛陀的教诲，针对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特殊的众生根机，而形成不同风格的说教方式，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针对性，形成不同的佛法表达形式，逐渐成为佛教的优良传统，理应继承，但如果有人因此而执着某种佛法的表现形式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佛法，亘古不变，对一切众生都适用，这就完全违背了佛陀契理契机、权巧方便、对机说法的原则。

因此，为了使佛教与时俱进，赋予古老的佛教新的生命，我觉得有必要对这个池塘进行彻底的清理。这是一项极其复杂、艰辛而又有意义的工作，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的教界和学界共同努力来完成这项划时代的工程。换句话说，所谓清理池塘的过程，去除池塘内千年的沉淀下来的糟粕，继承千百年来行之有效的佛教优良传统，突破宗派佛教、祖师佛教或大德佛教的束缚，针对当今社会或现代人的实际需求，回归到释迦牟尼当初以人为本的本怀上去，这就是佛教的第三次回归。

能否顺利地实现第三次回归的关键是僧教育，今天有什么样的僧教育，明天就有什么形态的佛教。换言之，今天的佛教教育决定了明天的佛教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佛教教育好不好，决定了明天的佛教有没有生命力，能否起化世引俗的作用。因此，佛教教育的力量不可低



估。基于这种共识，大家才不厌其烦，一遍遍地到苏州、上海、北京讨论佛教教育的出路问题。我们讨论佛教教育讨论了十几年，为什么讨论不出一个结论呢？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老是停留在过去的办学模式上，而不找出适应当代办学的新路子、新思维，根据当今社会的需求，以新的方式阐发佛教的教理、教义，那么我们的佛教教育，还会在旧的教育模式上重复。换句话说，今天僧教育的出路是应找出适合当今信息时代的新型的教育模式，教学内容选择也应立足于社会的需求。针对僧教育的出路问题，我想讲两点。

第一个是学以致用方显志。我曾经对解放前、文革前、文革后三个时候的课程做了一个统计，发现这三个时期所设的课程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而且佛学课基本上局限于对某经某论的学习。换句话说，不管我们如何标榜我们现代的僧教育是学院式的教学，而我个人总认为，其实大多数佛学院的教学仍然没有脱离古代私塾式的教学模式。反观最具传统的斯里兰卡的佛教大学，他们大学开设什么课呢？他们开设的课程有：佛教的社会哲学、心理学、

佛教文化等。新成立的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开设的课程有：人生与佛教、品尝禅味、禅在心理辅导临床上的应用、佛教心理学等。所有这些课程与现代社会与现实人生紧密相连、回答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要解决僧教育的出路，我们就应有超前意识，预测整个社会十年、二十年以后的发展，在制定教学大纲、写教材时，应反映社会的需求，适应社会的发展，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找出答案，那我们就有了存在的价值。譬如说，根据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问题不少，那么佛教对财富怎么看，如何保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心态的平衡，这方面的内容应反映在我们的教学内容中；再比如说，当今人们的压力都很大，佛教对调整健康的心态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现在恐怖分子猖獗，战争阴云不期，佛教对战争与和平有很好的论述；江主席提出以德治国，现在国家也承认佛教可以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怎么服务？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佛教的伦理道德是安抚人心、使百姓安居乐业的良药，佛教的伦理道德本应是佛教服务于社